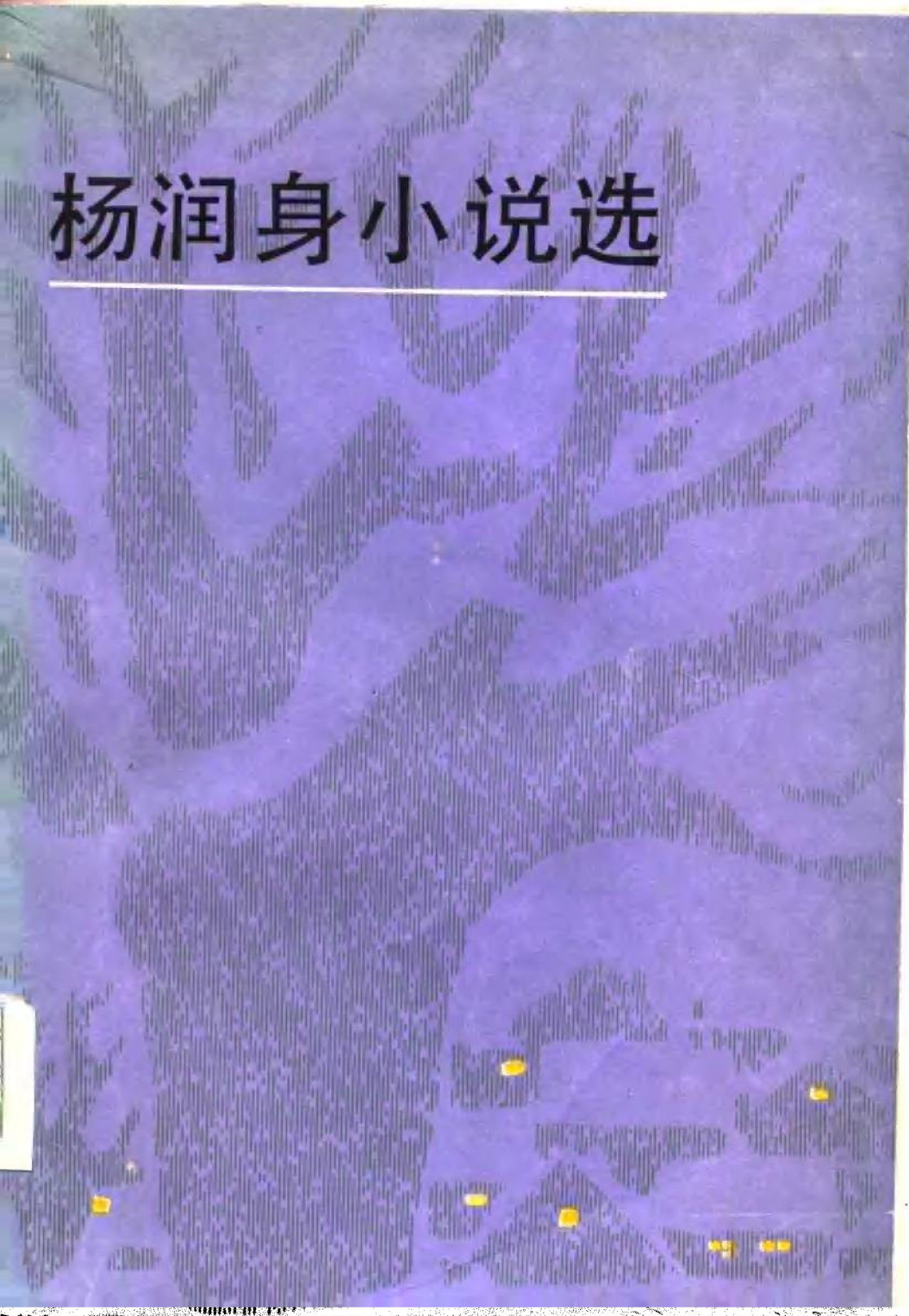


杨润身小说选



杨润身小说选

杨润身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6 1/2 插页3 字数369,0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书号: 10151·840

定价: 3.10元

内 容 提 要

杨润身是当代善于描写农村题材的老作家。他出身农民家庭，熟悉农村生活。多少年来，他努力反映农村的伟大革命，塑造社会主义农民的真实形象，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和戏剧、电影。这个集子里的二十八篇小说，是从他建国以来小说创作中精选出来的。

他早期的作品，反映了农民翻身的喜悦心情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新型农民的成长。表现党与农民血肉关系、鞭挞某些干部进城忘本的电影小说《探亲记》，一九五七年曾排成电影，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诬为“特大毒草”。作为一部代表性作品，此次亦收入本集。在近期的新作中，作者刻画了许多在新形势下，坚持革命传统，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干部、农民形象，给人以启迪和鼓舞。

杨润身的作品富于喜剧色彩，情节曲折，语言质朴、幽默。在妙趣横生的故事中，处处流露着浓郁的乡土气息。



杨润身近照

目 录

序.....	康濯 (1)
春节回故乡.....	(6)
五亩山凹地.....	(18)
暗害.....	(31)
父子情.....	(56)
千听百见的故事.....	(63)
县长的老子.....	(71)
小鸽子和老奶奶.....	(84)
不朽的友谊.....	(93)
探亲记.....	(106)
红梅姑娘又回来了.....	(177)
王二小接闺女.....	(193)
林林的婚事.....	(202)
同行记.....	(216)
马字儿镰.....	(235)
公社社员.....	(251)
高中毕业.....	(266)
姜喜喜.....	(290)

李黑黑和石板板.....	(375)
云海和他娘.....	(395)
张二冬.....	(414)
“重磅炸弹”	(444)
“孙悟空”赶集.....	(451)
马识路卖瓜.....	(462)
没人格儿的.....	(474)
奇案不奇.....	(485)
三娘望子.....	(497)
韩淘气探亲.....	(507)
龙大夫的特需.....	(515)
知足者常乐(后记).....作者	(523)

序

康 濯

翻开杨润身同志小说选的稿样，其中有些作品我过去看过，有几篇又重看了一遍。对于这些作品以及与作品有关的若干记忆，不禁又源源涌出，扑面而来。

首先涌来的是十年内乱初期，我在牛棚中所见江青恶毒攻击杨润身同志《探亲记》的讲话材料。那真是杀气腾腾的诬蔑！竟把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老乡建国后进城探亲的动人事迹，栽污成什么无中生有的对党的“攻击”。把老根据地同我们党心相连、血相通的老少男女，首先是进城探亲的“菩萨爷”田老耕，以及他代表的光脑袋老头儿，眼镜儿老大娘，喂牲口的“老土豆儿”，特号高嗓门的壮年汉子等等，几乎都栽污成了好象是专门编造党的黑暗的男女。又有眼无珠地根本不看田老耕进城后碰到的老同志，空军军官老胡，搞工业的苏局长，医院院长黄医生等等，他们是怎样感人地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而是仅仅为忘了本、离了根、六亲不认、欺压群众的、田老耕恩养的儿子田副局长鸣冤叫屈！江青之流反革命的嘴脸和感情，在这里不是昭然显露么！江青不愿见到鱼水相亲的老干部、老乡亲，憎恨党的无价之宝的老传统，更惧怕揭露忘本离根的丑人丑事，这自然并不

稀奇。但我即使在牛棚之内，即使当时对整个内乱事件还极为困惑，却也不能不对此暗有激愤！而《探亲记》中的思想、生活、人物、感情及其统一构成的整个艺术形象，则不论过去或现在，我都认为是颇为宝贵，并且在不小程度上代表了杨润身创作的艺术特色的。

杨润身是个真正来自农村最底层的作家。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亲自种过地。在老解放区上过学，也只是个小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后期在河北平山他家附近的柴庄村当小学教员。他会教书，也有文艺才能，在村支部领导下，在战火连天的艰难的日子里，组织业余剧团演戏，后来便自编自排自演，同时在创作和演出上不断听取群众意见，不断修改、提高。到一九四六年，平山柴庄村剧团已远近闻名。一九四七年，晋察冀中央局便向全边区表扬和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当时周扬同志担任中央局宣传部长，他曾安排宣传部通知杨润身和柴庄干部参加了一次中央局召集的文艺工作会议。会后，又派我去柴庄了解情况，学习经验。我是多么怀念在柴庄的那些日子！我跟随他们在附近演出，从剧本到舞台，看过以杨润身为主创作和排演的剧目《柴庄穷人翻身》、《山大王》、《柿子不给舅舅吃》，其中有的剧本原稿，那些在灰白的土纸上用毛笔潦草写下的戏剧文学，直到“文革”之前我还保存着呢！可惜在后来的内乱中丢失。然而我国老解放区的农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自己掌握和从事戏剧活动的那一段宝贵史迹，是永远不会丢失而只会长存的。那一段时间，我还在柴庄看过杨润身排练和演出的歌剧《白毛女》。以后不久，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之交，经周扬同志同意，杨润身调离了柴庄，到了边区群众剧社，并进入天津。一九五〇年冬，他又到北京丁玲同志主持的

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一九五三年结业回天津后，便正式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生涯。

从这样的道路走向文学的党员作家，自然会极其重视不离根、不忘本。进城以后，杨润身在同我的接触中，就经常谈到这一点。《探亲记》中田老耕代表乡亲们给城里老干部带去的旧烟袋、旧鞭子、旧皮鞋、红辣椒和破衣服，件件都饱含着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春节回故乡》中写的同样是老党员教育年轻的干部，不要忘了自己是受苦人的儿子，是吃糠、咽菜、啃西瓜皮长大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孙悟空”赶集》，那位老战士“孙悟空”尽管多灾多难，却仍坚持革命传统，专跟给社会主义抹灰土的恶人恶事作对。杨润身的作品就有着这一特色，总是不忘革命斗争和艰苦朴素，并在这一精神激励下，描画党和人民不断战胜阴暗、落后和种种困难，而从事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以及今天的四化建设。他笔下的人物也多是先进人物，而且多是不论男女老少往往都带着革命传统的印记，而又在从事社会主义的斗争和今天历史新时期的斗争。这些人物并都嫉恶如仇，决不回避黑暗和矛盾，对坏人坏事毫无情面。同时对自己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决不简单化，而且总是把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情节事件的进程写得入情入理，并伴随着乐观、幽默而妙趣横生。《王二小接闺女》就是这样使人忍俊不禁的一个短篇，其中王二小当然是农村的新人，他老伴绒绒娘总有点挡他的道儿，但谁也不能说她不是个好农民，而是落后分子。作者如此的笔力自是难能可贵，却又显然并无诀窍，只不过由于他的上述特色都全是来自生活的。

透着斗争生活中强烈的烟尘火亮和泥土浓香，是杨润身作品中最主要而又最突出的独异特色。他本来就是种地挖土的农

民和农村知识分子，也是解放区的民兵自卫队员。他来得耕耩锄耨，也赶得牲口，打得游击。自己的斗争生活就是最好的艺术原料，不用说是最能自然地深切地体会劳动生活中的纠葛、矛盾、心理和人情。因而他的作品比起许多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在某一方面总要显得土气更重一些，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语言，都无不显得比不少作家要更贴近生活一点；人物出场后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招手式，乃至周围的山水、树木和场院，也无不火热柴香，³泥尘扑鼻，好象谁都在农村看到过，听见过，特别是各种人物不同的性格语言和表情神色，更处处流露着我国北方农民诱人的憨厚、朴质和幽默。甚至前面所述作者思想和艺术的特色，也显然是从他泥深土厚的生活特色而来。记得全国解放初期，著名导演水华同志要把歌剧《白毛女》搬上银幕，找我征求意见的时候，我曾建议请杨润身担任顾问和参谋；后来双方一交谈，那部影片的编导水华就不只是请他协助，而是热烈欢迎他参加创作，成为编剧之一，而他也确实给作品补充和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生活原料和艺术构思。有人说杨润身的生活素材是随口即来，这虽属夸张，却也不无根据。因而他的作品比起来确是使人感到更加接近生活，更加显得生活气息真切、生动、如实和自然。这就是杨润身同志最为可贵之处。

有人说，杨润身的创作如实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本来面目和他们朴素的理想，显然这是比较确切的。但也有人据此认为，他思想较狭隘，艺术提炼较差，境界不高，多写凡人小事，也显得太土，甚至还有自然主义的痕迹；这话虽然不是毫无根据，但却未免片面和过分。对每个作家都只能从各自不同的特点出发，提出实事求是的要求。杨润身就是杨润身，他的确需

要追求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提高，需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广阔而多方面地钻研艺术的创新和突破；这是每一个作家都不可或缺的，而杨润身这方面的追求显然决不能离开自己的生活根基和艺术特色，否则必将越偏越远。就是说，杨润身自应牢牢把紧自己特有的根本，决不能怕“土”，而须坚持自己独异的土气，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追求掌握较为扎实的时代精神，尽可能挖掘和抓取当前为广大农民迫切关心而又还没完全察觉的问题和思想动向，同时从艺术上尽可能探测宽广和多面一些的表现手法，以期扩大自己反映面较小的视野与提高作品的艺术境界，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争取开创自己的新局面。

这就需要不断深入当前农村的生活。现在我国农村正是百彩纷呈，眼花缭乱，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展开了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广阔、繁荣的道路。而杨润身同志虽然年近花甲，却仍一如既往地在家乡平山县带职下乡，和过去一样在柴庄村一带从事农村基层的实际工作；这在当代老作家中实在是珍贵无比，难能少见的，把几十年的生活根基融汇于当前新的农村斗争实践和发展之中，结合思想、理论的提高和艺术的勤奋探索，杨润身同志的创作必将走向新的境界。我预祝作者下一部小说将会再进一步，尽可能写出新的农村向着现代农业发展的道路上种种奇情美景来。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八日夜于长沙

春节回故乡

“亮子（我的奶名），你可记住：活到八十上，也不要忘了自己是个受苦人的儿子！”这是我离开故乡的时候，母亲嘱咐我的末句话。

阴历十二月底，我从天津回老家看望我的母亲和两个孩子。中午在石家庄下了火车；两点就又坐上汽车，两个钟头后，我在楼斗岗下了汽车；离家还有十里地，我加快脚步往前走，比蹬上脚踏车也慢不了多少。碰巧落起了雪花，我的两条腿跑的就更欢了。当汗水湿透汗衫的时候，我已进入了家乡的地界。虽然界石搬了家，土地连成了片，山、水、树、木可都还是老样子。

进街了，家家门口挂红灯，户户门前花吊挂；红灯挨红灯，吊挂接吊挂。人们正在家里忙着做吃的，街上没有什么人。只有穿得一朵花似的孩子们，在玩着爆竹，做着游戏。

路过老槐树底下的官井，猛不防我的左肩上放上了什么东西，回头一看，原来是和尚爷爷，他挑着一担水。我在九岁之前，身上没有挂过线；和尚爷爷只要看到我，就要在我的脸蛋上摸一下，还要在我的屁股上轻轻的踢两脚。我父亲被地主逼死的时候，是穿了和尚爷爷的一件半旧大袄入的坟。

“和尚爷爷，你好？”我心里不由的高兴着。

“刚回来？”

“刚回来。”

“还在天津工作？”

“还在天津。”

“还是皮包骨头的，怎么也不用上点什么银（营）养金养的？”

我笑了笑。

到了家，张口就叫了两声娘；跑到屋里，屋里没有母亲。

“啊？”

“啊！叔叔回来啦！”

母亲不在家，我哥哥留下的两个小子，和我的两个孩子围坐在炕桌上看连环画呢，同时还剥着南瓜子。我哥哥在部队上牺牲了；嫂子出嫁了，留下的两个小子，大的叫大猫，今年十岁；二的叫二猫，今年八岁。我的两个孩子，一个叫三猫，一个叫四猫。三猫六岁，四猫四岁。大猫第一个站起来向我问话，三个小的也同时看了我一眼。

“你们的奶奶呢？”

“奶奶开支部会去了。”大猫抢着接了腔。

“在板墙圈的石洞子里开会。”二猫也接了这么一句。

我打了打身上的雪，刚要往外拿糖果，三猫四猫，不约而同的跳下了炕，真象猫似的溜走了。“你们干啥去？”大猫向他们喊了这么一句，也没有起作用。我扔下糖果往外追，为的怕他们去把母亲喊回来。大猫二猫比我追的还快。

“你们的爸爸回来了，倒藏起来了，多有意思。快走！”大猫捏着三猫的耳朵，二猫扯着四猫的耳朵。三猫四猫“吱哇！”

吱哇！”的叫了两声。

大猫二猫把三猫四猫拉到了屋里，他们还不好意思看我，脸红的如同苹果。我拿糖给他们，大猫二猫接住了；三猫四猫还是不伸手，头抵住了头，手拉起了手，一言不语，也不看我。

“叔叔，我去把我们的奶奶叫回来吧？”大猫说着跳下了炕。

“不用，等会儿我找她去。”

“那我给你热饭去。”

二猫给我倒了水。大猫跑出去热饭去了。

不多一会子，大猫端来了热气腾腾的一大碗饺子，把蒜碗也端来了：“叔叔，你快吃。去年年三十，我们的奶奶给我们包了荞麦面饺子；今年是白面的，香极啦。我们刚吃过。二猫吃的太多了，你来以前还嚷肚子痛呢？”

“谁吃的多了？你才吃的多呢？”二猫在大猫的背上打了一拳头，引的三猫四猫也偷偷的笑了。

吃过饭，我同孩子们谈说了一阵子，又给孩子们拿出了几样儿玩具，叫他们自己要。我披上大衣就往板墙圈的石洞子去了。

板墙圈还是旧样儿，石洞子也没有增多。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烧光了人们的房子，人们不得已才在这儿打了这些石洞居住。住石洞倒有一个好处，冬天不用费煤生火，夏天也挺凉快。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村政府一直在这石洞里办公，现在还在这里开会，大概是因为不用费煤取暖的缘故吧！

我冒着雪走到石洞门口，只听见母亲正在屋里发言。我多了个心眼，就在洞口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顺子，你的老爹老娘都死啦，别人不知道你的根底，你这婶子可还给你落着帐。你是和你亮子兄弟一天生的，都是六月十八的生日。你生在辰时，他生在午时，你们俩都是属猪的。按老日的说法，猪正饱食瓜瓢子，是饱猪。可你长到解放那年，并没有得到过一口饱食。你不过满岁，你娘就被杨老成（地主）气死啦！亮子没奶吃，瘦的皮包骨头，可我还是把你接到了怀里，吃糠、咽菜、啃西瓜皮，我和你叔、你爹爹，冒着命把你养活大。你……”

母亲的声音非常清楚，每句话都象带着泪星。她好象是咽了一口唾沫，又说：“顺子，你说说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当了社长，社转成了高级社，丰收了一年，你就把你的苦根根儿忘啦！你家里，家里浪费；社里，社里乱开支，买什么自行车，买什么汽灯，还要盖什么戏台。你秘着这些帐目，你给咱们的社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给党造成了多么坏的影响！你说你……你还不好好的做检讨，你要再背着牛头不认赃，大家就不能再客气啦！你想想你的结果吧！”

母亲的话停下了，屋子里暂时静下来，不见顺子哥说话，也听不见旁人再说啥，也许大家在等着顺子哥的回话吧。

顺子哥姓田，和我并不是一家，可真是比亲兄弟还亲。自小在一起玩抓沙土，十四岁上就在一起给地主当短工。我还不知道他犯了哪些具体的错误，我心急的等着他发言。

我手表上的秒针不停的走着，雪花也不停的落在我的脸上手上，听不见回声，还是听不见回声；只听见桌子上“砰”的一声响，好象是顺子哥的粗大的拳头落到了桌子上，可是下边还是没有声音。

别人又开始说话了，还是对准顺子哥开火的。雪下的更大

了。我不能老坐在洞门口了，可是也不能走进洞去影响大家开会。我站起来往回走了。

我回到家里，孩子们还正在闹着剥瓜子。三猫四猫没有再脸红，我上了炕，他们就齐坐在我的身边了，并要我给讲说火车、电车的故事。“好吧！你们都听着。”我给孩子们还没有把第二个故事说完，大门“吱儿——”地响了一声。

“叔叔，奶奶回来了。你快，你快钻到被子底下藏起来，快，快！”大猫说着，立时就同二猫往我头上盖被子，三猫四猫也下了手。

他们把我盖好，四猫还坐到了我的背上，屋门响了。

“你们没有淘气？”

“没有。”大猫好象很能沉住气，话里不显馅儿。二猫沉不住气了，“嘎嘎嘎”的笑起来。

“你们搞什么鬼儿？”

大猫抢着接了话：“奶奶！你不是常说没有鬼儿，怎么你又说那鬼字儿，我们……”“这是谁送来的糖果？”三猫紧接着说：“奶奶，大猫哥不让我说，我们保守秘密，我爸爸回来了。”

“啊！在那儿？”

“奶奶，你闭住眼儿，我们给你变出来，闭住呀！闭住呀！当郎当郎……”大猫刚用嘴打了一阵锣，母亲好象是已经把我发现了：“出来吧！还是那么孩子气儿。”

“娘！你开完会啦？”我揭开被子出来，带笑问。

“开完啦，刚回来？”

“不！我叔叔已经吃过饭啦。”大猫接着说。

“是大猫哥哥去给叔叔热的饭。”二猫又接了这么一句。

母亲比一年半以前更结实了，一年半没有见面，可她的面容上，并没露出过分的惊喜，好象我天天守在她身边一样的自然，我也是同样的心情，我给了母亲一块糖，母亲没有把糖放到嘴里，我问她开的什么会，她一口气说了顺子哥的许多事，末了她说：“会上大家批评了他，我也批评了他，批评是厉害些，你一会儿去把他叫来，再给他好好的开导开导，要不他还吃不好明早的饺子哩！”

“好吧！”我立时就跳下了炕，披起大衣朝外走。

天气已经很黑了，地上的雪已经两寸多深了，而且下的更大了，我一步不停的跑到了顺子哥的家里。

四十多岁的顺子嫂，打扮的象个妖精似的，一对金牙露在外边，脸上的粉厚得快要向下落了，两个孩子在炕上爬着，她气鼓鼓地在弄着一个肥大的猪头，只是没有顺子哥。

“嘿，我的豆芽儿嫂，顺子哥呢？”

“呀！是你个亮子兄弟回来啦，快来啃一块骨头，你看看这猪头有多肥。”

“顺子哥呢？”

“你就别提他那个败兴鬼啦，他还有家？他还有我？回来喝了口猫尿（酒），拿腿就滚出去了。你来啃一块骨头呀！”

豆芽嫂过去给地主当过小老婆，“豆芽儿”是她自己给自己起的外号，她自己把自己比做鲜豆芽儿，她向我递着带肉的骨头，还向我飞了一眼。

“顺子哥刚走？”我没有接她的骨头。

“刚死出去。”

“我找他去。”

“噯呀呀，你……”